

容齋隨筆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
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為
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為
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
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
不免君子以為必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太后不肯曰復
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

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
子補黑衣之缺后曰文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
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
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
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踈於秦蔡澤
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
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
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
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
雎知澤欲困己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

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天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
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睢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
相印以讓賢睢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
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
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
召鑊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
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
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
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
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
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
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
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為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
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
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

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
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
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
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莫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
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也樊噲
從高祖起豐沛勸霸王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
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
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
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狎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
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賞蕭

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蹕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圯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鞦韆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文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

則允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允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允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允儼然乎九四中爻亦夬允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

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
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楊雄仕漢
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
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
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
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以來未之聞真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
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

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

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
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
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
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倕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
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
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
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
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

至元魏以陸俟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誦俟嚴急無
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過期
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
孤而叛帝召俟問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車不知上下
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
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
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
帝然之裴潛陸俟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
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
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

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

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元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

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泚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又有

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
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
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
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
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
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
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
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
宏宏崇軒轍轍雕珉盤礎鏤檀竦窅碧瓦鱗差瑤階肪
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

玉泉矩洩靈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
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
爲屑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
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
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
爲銘詩曰天池北陞越領東鹿銀宮旗旗瑤殿轟轟陸
納九齒閭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袤縵雕牖紺閭鏤楹
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
黃溫悞結綠翠鳳干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鷺仙翁立鵠

昌明侍几眉連捧燾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商
雲散穀鈞籟虛徐沅鈴祿續童初渟澹勾漏蓄縮嶽君
有衡海帝維樵中邊何護時節朝宿颺母淪威瘡妃謝
毒丹厓罷徼赤子纍福億齡聖壽萬世宋錄凡四十句
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
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
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

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
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
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
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爲後世法惜
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
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
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
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顛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

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主嘉言宜延問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
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
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
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
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
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

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
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
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
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
旣散文書皆爲弃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
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
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
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
燼吁可惜哉

孫臏滅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子獨有疑焉去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

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消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爲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旣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麕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纆置其所行處麕足一絳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

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
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
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不獲則重來第十三

士卒人不請其死而封公身無爵位亦因功見之必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

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論者董
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
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爲門樓櫺千重積穀三
百萬斛以爲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
城豈可保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
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
邪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
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
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坐也他人無

足言華博物有識亦聞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出險而復蹈焉

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父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據几
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
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
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
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
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
無戀想遭橫逆機穿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
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厥今荆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能髣髴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膀於舊十八縣

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
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
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
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
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
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
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
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
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喜動
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

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飢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

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

當是明年也案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銷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

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
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
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
毋隱勿欺之誼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
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
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爲寇則出兵可也
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
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

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為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為法也

舒元興文

舒元興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桀句曰向者如迂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為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

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
為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
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
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為高妙超
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
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
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
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

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
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
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
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氏
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
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
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
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轉光祿遂

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原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說者遂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

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
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邳之谷風曰習習谷
風以陰以兩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
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
浚之城在河之滸在河之滑在河之浹山有樞隰有榆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蔽薇隰有杞楨言秣其馬言
采其蕪言觀其旂言韋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
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
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子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啓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

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細蟬金鴈皆零落
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
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
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
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
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
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
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
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

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審方國二十國事最為誦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曾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僮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

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僇父母見子如臣見君
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僇子孫長大則殺
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
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
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
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
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
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

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
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
鬻兒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
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
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
諸使何爲忍苦征歛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
彼征歛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
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葦十數公落落參錯天

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
借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
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
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
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
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
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
四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
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
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

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褻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以平定安集

為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
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為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十九別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筌竚秋色正蕭灑美人
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五
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
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
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

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
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
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
無情老淚爲一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
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
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
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
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

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旣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

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莫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子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䟽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寃之欽復說鳳以爲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

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擘作史

范擘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竒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畢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畢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

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誦荅至有新詩錦不如
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
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
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
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
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
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窻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
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窻朝日昇展轉守牀榻

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
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
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
味外之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
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
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
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
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

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
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
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
戩穀閔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
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
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
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
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
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
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
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
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莫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
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
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
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
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
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
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咲傾懷
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
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
講德之倭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
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
敢自按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
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

文僭素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
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
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文餘人自今
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
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
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
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
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

辟司馬溫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為都漕唐
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
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
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
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
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
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
不成文字其它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
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殿
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

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

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

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爲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褻典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

時以斷獄失當為密院所治遂撫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貶為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以搖

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什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無罪後以交通潁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
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
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
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虜獲宛王之首
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

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
此故以丞相斥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
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
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
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
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它激揚不若連昌詞有
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景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

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
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
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
搖五十年來作瘡痂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
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
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文室問疾菩薩隨
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子觀杜少陵寄
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

言時得洒掃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
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領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
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
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
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

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
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
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
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剋弊或言太
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珣即
具橐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
珣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
三其誤如初珣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
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
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

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歎而止
後每爲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
故但能鼓扇環浮顧賦謝爲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
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爲
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鄆范三城以
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爲東平
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
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

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

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
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
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
可廢乎然則抵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
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
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
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
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
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
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興三季之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
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
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
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
人以謂唐日藩鎮泣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
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
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
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
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

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
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
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
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
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
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
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
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

子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
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
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
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
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
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萍藻采蓮女郎笑
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泐階貼亂紅三
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

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
曰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
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
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
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
性之所作而託名它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
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
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

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脩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日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脩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爲留滯政和以後增脩撰直閣貼職爲九等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叙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爲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

矣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荅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荅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

意不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
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
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
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為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
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
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
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
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

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
正聽爲吳王殿以謂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立怪錄載
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
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
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
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
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

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
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
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
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旣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
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
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
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
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
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爲
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爲
諭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
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
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
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
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
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
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爲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

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它日得黠盜察其可
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表止之
故曰此黠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
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
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
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
以為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
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

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
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
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
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
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在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
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
鞍馬回首白雲間嚴荅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
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
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
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

蒼云藥裏關心詩摠廢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
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譁文王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
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
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
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爲言以爲

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
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
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
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闞蔣申
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
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地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
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
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敦夫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

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
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敦夫才二十天畀
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
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
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
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
寺着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
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

六年子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
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有無翦刺及曾
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子
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
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敕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
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
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爲慕容麟沮
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

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爲出戰旣令
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子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
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
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
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叙
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
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
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

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
弊法蔡摶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惑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
眭孟觀公孫病己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
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
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
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
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
其兆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

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非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
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
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
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
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
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
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
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

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
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
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眞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
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苻香之句是也以眞爲
假以假爲眞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何特此耶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卷之六

知以知為其時之無定也其人主高車駟馬何往也

其具生焉直而待時公余以善待奇之尚是也以其善

而坐井天也下其能大重且弱出於神也善無其言高

其有之也其時人聞又自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其有之也其時人聞又自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